

· 特稿 ·

悉心引领 助我一步步走向成功

——我与南登崑教授的师生缘

窦祖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510630

敬爱的南登崑教授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早上 7 点 50 分与世长辞, 中国康复医学界的一代宗师与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 心中万分悲痛, 让我哽咽许久。回首往昔, 导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久久挥之不去。自从 1986 年报考南教授研究生算起直至今日, 35 年来, 我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都有南教授的引领, 使我在事业上不断进步。点点滴滴, 无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引进门的“小愤青”: 1987 年, 我如愿考研上岸, 正式成为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南登崑教授的学生。作为中国现代康复医学奠基人之一, 南登崑深知康复医学起步不久, 面临大量人才缺口, 对于每一位加入康复队伍的学生, 他都是且看且珍惜。说起与南登崑教授“师生缘分”的开启, 我至今记忆犹新, 满怀感动。选导师那会儿, 南教授亲笔回信整整三页纸详细介绍了康复专业的现状与发展, 以及同济医院康复科做什么事, 言辞热情诚恳, 让我坚定了报考康复的决心。南教授把我领进康复大门后, 严格要求我, 不断要我看文献, 制作文献卡片。那时他是同济医院的院长, 尽管很忙, 仍经常把我叫到他的院长办公室听我的读书汇报与课题想法, 不断把康复新知识、新技术传授给我, 以启发式教育孜孜不倦地培育和鼓励, 经常带我们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取经”。特别是每年的康复年会, 南教授不仅要求我们多听多看多想, 还要求将分会场的情况写成汇报以便为他会议总结提供信息, 他那时也是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的主任委员。

南登崑教授是我事业前行的“指路灯”, 也是如慈父般的师长。研究生时期的我说话太耿直, 像个“小愤青”。爱才惜才的南教授, 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常给予善意劝诫: “做人要谦虚, 不要锋芒太露”。那时血气方刚的我对这些告诫并不理解, 反而觉得是导师对我有看法。在研究生毕业纪念册赠言中, 南教授还一再告诫我“妥善相处, 可以促进事业的成功”。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我, 深刻体会到当时恩师的良苦用心。

一个想干事的人, 没有包容的胸怀, 最终只能成为孤家寡人。现在环顾四周事业有成的同行, 无不都有一个良好合作的团队, 团队中就是要互相补位, 而不是拆台。当年南教授的谆谆教导, 现在看来有多么深远的现实意义啊!

初出茅庐的“流浪者”: 1992 年 5 月,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 我从安徽原工作单位停薪留职, 南下海南与广东, 辗转 8 个多月工作单位仍无着落。南登崑教授从别人口中获悉后, 主动打电话给当时的广东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的主任委员胡庆祥主任, 请他关照并帮助我找工作单位。胡庆祥主任借 1993 年春节广东省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常委团拜会之机, 特地邀请我从广东新会到广州与大家见面, 并在团拜会上隆重地推荐我。正是这次团拜会, 我认识了广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如今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神经康复科程宝全主任, 并在这家当时正在创二甲的市属医院停下流浪的脚步, 用研究生期间南教授传授的专业与技能、一个同济“黄埔一期”编外学生学习到的康复新理论、新知识, 开启了我在广东康复事业发展进程中的起步阶段。

怀揣目标的困惑者: 2002 年, 我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已经工作了 7 个年头, 由于工作出色, 深受院领导的重视, 已被任命做康复科主任, 率领胡昔权, 丘卫红, 万桂芳等一群年轻人齐心协力地建设和发展着年轻的康复医学科。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 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 当时燕铁斌教授已在香港理工大学康复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即将学成归来, 很令我羡慕, 遂萌生去香港读博的想法。通过正规渠道申请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学系从事脑损伤后认知康复研究的文伟光教授面试后有意向录取。谁料到天有不测风云, 正在等待录取通知时, 我爱人被诊断出巨大脑膜瘤。尽管手术很顺利, 没有瘫痪等功能障碍, 但因术后颅内感染颇费周折, 在近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让我在

您有强烈的事业心，您有持之以恒的毅力，这是您在事业上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望能保持发扬。

但是学术界的事是复杂的，社会也是复杂的，真正要做成几件有影响的事，还需要更多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要善相处，可以促进事业的成功。还望注意！

努力，努力，再努力，谨慎，谨慎，再谨慎！

南登崑 90.6.27

不同的医院间奔波，我那个从小就出众的女儿窦豆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上下学需要人接送。这对一个中年人来说，工作、生活、家庭的压力可想而知，还渴望深造学习谈何容易。2002 年 5 月当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不期而至时，我并没有多年后我女儿拿到哈佛研究生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时的那份激动，而是心情无比沉重。当时，我的亲友、同事和单位领导都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去香港继续深造。我们的院长还跟我开玩笑，认为我的硕士学历都比他高了，作为康复医学专业已够用。

当南教授得知我的家庭状况和面临的困难时，以他丰富的阅历和睿智的眼光，专门打电话安慰我夫人，勉励我们：未来的工作岗位是高学历的竞争，一个人的能力跟他的学历呈正相关，香港这个学习机会不可轻易放弃，家庭困难设法克服，这个博士一定要争取去读。在他的鼓励下，我说服众亲友和单位领导，取得我夫人的理解与支持，办了停薪留职手续。2002 年国庆长假刚过，我就满怀信心和勇气踏上了去香港攻读博士学位之路，三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学系 PhD 学位。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南教授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给我吃了

定心丸，让我撇开纷繁的事务，坚定地沿着既定的奋斗目标勇往直前。

当年的“小愤青”、“流浪者”和“困惑者”，如今已经蜕变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学科带头人，被誉为中国吞咽障碍康复领域首席专家。这一切都是我的恩师南登崑教授关键时刻帮助我，为我创造了条件。饮水思源，“滴水之恩”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知生莫如师，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翻开 30 年前，同济的研究生毕业纪念册，首页上南教授的赠言赫然跳入眼帘。正如南教授所言，这种强烈的事业心，持之以恒的韧性，我当年有，现在仍然不减，也一定会保持发扬到生命的尽头，不辜负南教授的希望，不枉做南教授的学生。

敬爱的南教授，您一生高风亮节，襟怀坦荡，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为学生做人、做学问都树立了光辉典范。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并将激励后来人为中国康复医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继续努力。

(收稿日期:2022-12-25)

(本文编辑:乔 智)